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五色交輝聚人杰

【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

——西南联大人物风采录 龙美光◎编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怀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时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放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迨千夫之诤诺，作一士之濯濯，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成信不衰，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聊为碑铭。

● 云南出版集团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 ■

五色交辉聚人杰

——西南联大人物风采录

龙美光◎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色交辉聚人杰:西南联大人物风采录/龙美光编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12

(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

ISBN 978-7-222-17705-5

I. ①五… II. ①龙… III. ①西南联合大学—名人—
生平事迹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2443号

出版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闵艳平
装帧设计 马滨
责任校对 董郎文清
责任印制 李寒东

五色交辉聚人杰——西南联大人物风采录

龙美光 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10千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理焯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7705-5
定价 46.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0871-64109126 发行部:0871-64108507

审校部:0871-64164626 印制部: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者絮语

龙美光

编完“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文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十五六年来我搜集西南联大文献资料的阶段性成果。

“北清南合，联大花开。”在中华民族八年全民抗战的征途中，联大已成为文化抗战的璀璨星辰。土坯墙的茅草屋内和铁皮顶下，联大人精研学术，读书救国，空前绝后的艰苦环境并未磨灭他们的心志，反而使他们越发奋起，并加速了各项伟大成就的开创。他们说：“只要读书救国好，哪妨菜坏吃不了？”在抗战号角声中，她的诞生与成长，就是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战伟业的生动反映。

美国学者易社强指出，联大的遗产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均相继出版了研究专著。在国内，联大也越来越被各界所认同所钦慕，各类文著层出不穷。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联大的研究更有赖于文献资料的支撑。自联大于长沙肇始以降，已出版的联大时期文献仅有1939年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日记集）、1946年出版的《西南采风录》（歌谣集）、1946年出版的《联大八年》（征文集）、1998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档案集），以及2018年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日记集）等，其他已问世的多为数十年后的回忆与研究。上列诸书，仅有印制恶劣的《联大八年》是联大时期回忆文集，我十几年前得到该书时，就急切地想要为其编一套姊妹书，收录其时在书、报、刊发表过而后未曾在联大专著中露面的一些

文字，使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联大。随着资料搜集进程的推进，这一梦想如今终于变为现实。

这套文丛中的文字，都是在抗战艰苦异常的环境下联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真实见闻和真情感知。文丛的近400篇文章，全部采自民国时期付印的数百种书、报、刊，作者群星灿烂，角度各异，内容繁杂，涉及面广，最大限度地忠实保存了联大本真状态，将使所有关注、热爱联大的读者对联大的研究和认识更深入透彻，有助于人们走近走进、研究探讨和学习实践联大文化，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文化精髓。

较《联大八年》而言，本文丛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更大，涉及面更广，视角更全面，现场感更强，可读性更佳。文丛体裁多样，以回忆录、信件、日记、评论、报告文学、新闻通讯、诗词等，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彰显揭示了联大的办学历程和办学精神。编者将这些生动反映联大的文字，依其内容，大略别为九册。其中：

——抗战烽火，学府西迁。《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载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沙临时大学建校的历程，及其后长沙临大辗转迁徙昆明改称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翻启联大不可磨灭的史册开篇。

——笳吹不绝，弦歌不辍。《笳吹弦诵在山城——西南联大学术风景线》呈现了联大身处边城，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学术，弘扬文化，形成联大学府异常活跃的学术风景线。

——爱国阵地，青运先锋。《我以我血荐轩辕——西南联大爱国运动纪》透过团体活动看联大，从不同侧面展示联大的壁报、社团等活动，是联大爱国运动的缩影。

——九州遍洒，黎元热血。《一寸山河一寸血——西南联大抗战救亡曲》反映了联大师生在烽火警报声中，心系家国存亡，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以投笔从戎等多种形式，谱写的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抗战救亡曲。

——身处西南，动心忍性。《布东考古布西算——西南联大师生众生

相》再现了联大师生克服居无定所、物价暴涨、空袭频仍等穷窘考验，直面生活，致力学术的不屈不挠精神。

——绝微移栽，问学树人。《绝微移栽桢干质——西南联大问学拉杂谭》实录了联大作为我国最高学府的联合体，移驻云岭，以学术救国的时代担当，顶天立地，攻坚克难，成为社会文化引领者的风貌。

——导扬文化，壮怀难折。《南渡流难寄山河——西南联大服务边疆志》记叙了联大师生立足云南，脚踏红土，心系山河，深入西部进行社会、人文、自然考察，投身边疆开发的情形。

——中兴大业，更须人杰。《五色交辉聚人杰——西南联大人物风采录》彰显了联大以“大学者，有大师之谓”的恢宏气魄，展现了一代名流巨擘的英才风采谱。

——斯文一脉，如山如海。《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颂赞了联大以三校“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的办学气质所铸就“刚毅坚卓”的风骨。

以上九册，虽各有侧重，然而又相互联结渗透，相互渲染补遗，美美成成。无疑，这是一部雄浑壮丽的西南联大纸上纪录片。

为使读者更真切地进入当年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除了对明显的讹误进行修订外，编者尽可能尊重原文风貌，一律不作改动。例如“那”（哪）、“底”（的）、“化”（花）之类民国时期遣词用字，以至其标点符号，便一仍其旧。

囿于时代局限，有些文章存在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如“夷人”“罗罗”“倮倮”“苗子”等），以及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误读讹传（如知识落后、手段野蛮等），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为了有助于民族史社会史研究者，多未作更动。文丛也容纳对联大的各种批评甚而误解，这些不同的声音，恰恰反映了联大包容万象的一面。

有人说抗战时期最有效率的两个机构，一是西南联大，一是速记学校。而这套文丛的编辑却历经七年才告完成，相较联大真是效率颇低，甚感惭愧。文丛编辑之初我新婚的妻子刘仁芳参与录入大量文字，时小儿龙景湘正于母腹中孕育，如今孩子已在迈向小学新生的路上，九本小书才呱呱坠地。文丛编竣付梓，似乎自己也置身联大之中，与师生们一起在警报声中抢时间、抢洗脸水、抢饭菜、抢书籍、抢座位、抢听讲演、抢出壁报、抢泡茶馆，与他们一起创造无与伦比的西南联大故事。

文丛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成书过程中，西南联大研究专家，有关方面的师友、同事、学生，以及云南大学秦树才教授团队助力编校工作，使得此书能够顺利付梓。谨此一并致谢！

文丛自2011年启动编辑工作起，即通过微博等多种方式查找书中作者的联系方式，但至今为止，有关的信息反馈寥寥。在此特别拜托文丛的有关作者及其亲属与编者联系。

当然，有关西南联大的战时文字不止这九册的规模。不算西南联大师生在战时撰写的著作、文论、报告等等，单就讲述西南联大故事的文字而言，笔者手中尚有十数万字未及整理，其后或有增补或续编，敬请读者诸君期待。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许多民国文献印刷模糊难辨，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祈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二〇一二年七月，写于昆北盘龙江畔

二〇一六年六月，改于西南联大旧址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定稿于云南师大呈贡校区

目 录

编者絮语 龙美光

梅月涵与清华大学 余才有 // 001

梅贻琦与联大 时 平 // 011

张伯苓先生传 胡适文 李子英译 // 014

访张伯苓 戴扶青 // 027

闻一多的手工业 吴 晗 // 032

忆一多师 郑临川 // 037

时代的创伤 杜运燮 // 046

朱自清先生传略 浦江清 // 051

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 冯友兰 // 060

悼念朱自清先生 游国恩 // 066

不毁灭的背影 沈从文 // 073

自清先生在昆明的一段日子 刘北汜 // 081

忆佩弦 罗常培 // 086

记朱佩弦先生 李广田 // 089

寄给爸爸 朱采芷 // 097

我所知道的沈从文先生 一 凌 // 101

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 我 华 // 109

世界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 陈 平 // 117

记华罗庚教授 时 风 // 121

不修边幅的曾昭抡教授 幸田 老 K // 126

哲学家沈有鼎像赞 尚 土 // 131

回忆诗人燕卜孙先生 赵瑞霖 // 139

记张荫麟 吴 晗 // 162

三腿教授潘光旦先生 佚 名 // 173

马约翰访问记 张 复 // 176

马约翰在西南联大 斯 静 // 179

好好先生查良钊 郝 萍 // 181

孜孜不倦的雷海宗教授 郝 萍 // 185

悼念陶云逵教授 罗莘田 // 188

悼丁诒 陈之迈 // 192

毛鸿上校 吴 晗 // 197

西南联大的坚贞教授群 石 君 // 205

联大的教授群 容 敬 // 208

忆凤子 郭 朋 // 218

我所知道的潘琰 应 德 // 231

英材的殒灭——悼朱炤 郭起云 // 236

// 梅月涵与清华大学

余才有

—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九月二十二日，全国各地清华校友会同时举行纪念会，庆祝梅月涵先生服务母校二十五周年。美国吴士脱大学亦变更亲领往例，授予名誉工程博士学位。这，无疑地，是清华大学的一件大事，同时，这也是全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在这样大规模的祝年会里，各方面的教育当局、教育界名流和清华校友，或由书面，或由讲演，发表了他们底颂词和感想。他们说梅月涵先生有“民主的风度和涵养”。或者说他“教臻三善，化洽四裔，惠泽滂流，高风遐被，朝野钦其文采，中外仰其声施”。或者说他“以其毕生精力，尽瘁清华一校，数十年如一日；抗战后，清华迁地联合设校，丁兹环境困

难经费不裕之际，其苦心孤诣，尤堪钦崇”。或者说他是“一位严肃而紧张的绅士，脚步迅速而有力，说话总是那么诚恳，忠厚，他决不是煽动家，从不作耸动人的言词，可是他却也不是一味严肃，一味作其言也诤的仁者的，他有时却也是一个富有风趣的智者，也很会开玩笑，那谐谑却又多半机敏而高雅”。或者说他是“诚恳，公平，而具备中西美德的真君子”。或者说他“和蔼可亲，遇事镇定，遇危难更镇定。国难中之清华，他能应付裕如，困难到来，他以身当之，决不闪避”……当然，这些颂词和感想，都是对他最公允而最恰当的评价。潘光旦先生说：“试问，清华所培植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其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试问，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从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试再问，一般从事于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国之大，又有几人？”所以周寄梅（诒春）先生说：“自我国举办新式教育以来，数十年间，教育界同人中不乏坚苦卓绝终身从事教育之士，顾其间，亦有一部分同人，中道改途从政，无论其改途之原因是否由于不甘寂寞之一念，或迫于人事上之不得已，亦无论其改途后对于国家之贡献是否较不改途为大为多，对于原来所服务之学校及其个人，总不免为一种损失。余为中途舍教从政之一员，但余反对近年来逐渐形成的教育家纷纷从政之趋向，余认为今日教育界同人所负之使命，较

任何人为重为大，余甚愿梅校长之服务精神，足以感召学人急起纠正上述之趋向。”

本来《清华校友通讯》的祝年专号（二十九年九月）想请梅月涵先生写点二十五年来经过和感想，不过他十分谦虚地谢绝了。他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再说：“我不用说什么。”但是，全国各方面的奖誉像雪片样地飞来了。对于这，他只好假昆明校友在云南大学集会之便，发表了一篇十分简短的答词：“无论那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作做一种奖励的表示。诸位觉得一人在一个学校服务廿五年，应予鼓励，其实在清华服务十年以上者，已有三四十人，十五年以上者，亦有一二十人，而马约翰先生且达二十六年之久，可见清华近些年之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个人的缘故。承诸位勉励，再为清华服务二十五年，如天假之年，本人固然很愿做，但即使我能活到七八十岁，在这以后的二十余年，未必还能大有用处，那么爱清华的人，必不愿以老朽累清华。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此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日定，到那时候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

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提前在清华园大礼堂隆重举行三十六周年校庆（四月廿九日）纪念会。在梅月涵先生向四百八十余校友和一千五百余师生报告学校复员的经过，内心感觉到异常兴奋和愉快。照他过去的说法，他已经把清华这只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了。到现在，他可以向清华的同人和校友“敢告无罪”了。

二

还记得，明成祖定都北京，迁移江南大族安定北方局势的时候，梅月涵先生底一位数世前的裔曾祖，一位显赫的皇家驸马，从原籍江苏武进落户到了天津卫。那是五百多年前的事了。五百年来，梅家的子孙读书从政，在天津卫梅官屯也维持了一种富贵荣华的士大夫门第的局面。

不过庚子年（一九〇〇）的“拳变”给梅官屯，也像给其他许多大户一样，带来了不幸的厄运。在庚子年前，虽然梅官屯也在渐渐地没落了，但总还能说得上小康。在这之后，五百年的士大夫门第就整个儿地破产了。梅家的子孙不得不离开“学优则仕”的道路，有的去学生意，有的从事劳力工作，支撑着一种艰难困苦的生活。梅月涵先生出生在庚子前十年，从小饱经忧患，遭逢了家庭悲惨的变乱。十岁的年纪，学生意早就过了时候，从事劳力工作也正好开始了。但他还是没有学

生意，没有从事劳力工作，还是在士大夫的道路上走下来了。

梅月涵先生底老太爷字臣，号伯忱，是一位个性极强，有胆量有魄力的人物。他中过秀才，但有新的思想。他觉得，那怕生活再苦，总得要把子女送去读书。再，他觉得，他自己的那一套，如读四书五经，写公文程式之类的东西，再也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了，得要把子女送去读“洋书”。在那时候，他底族人们说：“孩子们大了，怎么不叫他们去学生意呢。”或者说：“叫他们去卖卖力气，也可以养家糊口呀。”或者说：“读书最没有出息。”但他坚决排除众议，还是把他底子女送去读书，送去读洋书了。他有五个子女，梅月涵先生排行第三。他把梅月涵先生底两位姐姐送去天津女子师范学堂读书，在四五十年前的社会，真可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从梅月涵先生回国之后，他对另外两个子女的教育就再不过问了。他那么放心地说：“去找哥哥吧，他会照顾你们的，他不会错。”所以，这样一位忍辱负重，不避危难，而特立独行的人，对梅月涵先生的影响多大，而留给的印象又多深刻！

还记得，严修先生是当时的学部侍郎，思想相当新。他觉得救国之道，就是在举办新式教育，所以在家里面成立了家馆。严家也是天津卫的大族。由于世交的关系，梅月涵先生被送进了他底家馆读书。当时教馆的就是张伯苓先生。

之后，由严修先生集资，由张伯苓先生负责，南开学校于是开办了。梅月涵先生也就是南开学校第一班的学生。在学校里，他还是军乐队的队员，吹小笛子。他那时候读寄宿，每

当他穿着制服，带着小笛子回家给弟妹们吹一段的时候，他底弟妹们还十分羡慕呢。后来，他以第一名在南开学校毕业了。他们给母校打了一口井，留作纪念。

梅月涵先生在美国的时候，还从各方面节省，好剩下几块公费来，那么按月寄回家，贴补家用。从这里，可以知道他十分爱他底家。可以知道他愿对家负责任。到回国之后，他底父亲年事已长。整个儿家的重担，于是就扛在他一个人底肩头上了。

三

回国之后，梅月涵先生开首在天津青年会工作。他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秋进清华的。他服务清华可以分做两大时期：一是校长以前；一是校长以后。

校长以前的时期，梅月涵先生最初当算学教员。后来教物理。他在教课之余，还兼任童子军的排长。和他一道兼任排长的还有林语堂先生等。童子军都是中等科的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他以童子军的三大美德——智、仁、勇，和那些天真活泼的小孩生活在一起，享受了人生的乐趣。那时候，他除开读书之外，还喜爱打篮球。他打中锋，打得相当棒。

之后，梅月涵先生被教授会公推作教务长。那时候，教务长和教授的接触比现在多得多。教授可以分做两派：一派是外国人；一派是中国人。两派之间不常来往，关系十分冷淡。

他站在教务长的地位，对两方面都保持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关系。这对清华的教务，可以说起了一种示范作用。

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国民革命军进驻北平，梅月涵先生还当过代理校长。不过时间十分短促。三个月后，他就到美国当留学生监督去了。

校长以后的时期，又可以分成好几个段落：一是清华大学；一是长沙临时大学；一是西南联合大学；一是复员后的清华大学。

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一月，国府任命梅月涵先生为校长。那是九一八之后，国家遭逢了空前的困难。北平各院校也遭逢了空前的困难。但他主持校务，反能有长足进步。他本来是学电机工程的，所以他特别注重理工教育的发展。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呈准添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和原有的土木工程学系而成工学院。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呈准建筑机械工程馆和电机工程馆，设立金工木工工场。暑假后，接受资委会津贴设立航空讲座，并进行航空工程的试验。增设农业研究所，添置发电机改建电厂，建造航空试验馆和飞机库房。偏重理工教育，这功绩的大小，虽然还不能有定评，但抗战时期，理工学生对国家的贡献，却又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于是，清华的教职员和学生的人数是急遽地增加了。梅月涵先生对大学教育的目标，是认识得十分清楚的。他觉得要让教授们有一个好的研究和传授的环境，要让学生们有一个理想的读书的地方，所以开首就呈准添建女生宿舍、男生宿舍第

五院和西院教职员新住宅。二十三年又建筑新斋男生宿舍和美如仙境的新南院教职员住宅。暑假后，又加建平斋男生宿舍和斋新后两列。

清华的民主制度诞生于十八年（一九二九），但这制度是异常脆弱的。梅月涵先生是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长。在教授会和评议会里，也有“吾从众”的风度和涵养。而学习的一些大事小事，又都要由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决定。他本人不愿意变更多数的意见，但他不是没有主见的。他是一位能干的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集大成的贤才。

对于诚实而负责的人，梅月涵先生是要想方设法地去帮助他的。比如马约翰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马先生说：“我每次请教员，领经费的公事，梅先生都是照批的。我每次说谢谢他，他照例说：‘马先生不要谢谢我，我们都是为着学校，用不着客气。’”

梅月涵先生的酒量相当大。在公余，他常愿意和朋友坐干杯。有时候，他也爱听京戏。

抗战后，清华迁地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他最早到长沙。当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九月十三日开筹备会的时候，他是主席。之后，一切临时大学的校务都由他全权处理。后来因为时局关系，临时大学奉命结束。三校又迁地昆明合办西南联合大学。他单独留下来办结束，迟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底才离开长沙。

西南联合大学在二十七年五月一日正式开学，梅月涵先